

乐府
著

石榴图

SHILIU TU

上帝一早就准备好了，他把所有适龄女孩排成一行，
每人配给一只盒子，盒内装满喜怒哀乐，名利得失，婚姻恋情，
分量各有不同，但式样各异。
每个女孩子都得到一盒，那就是她的一生际遇。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SHILIU TU

石榴图

徐悲鸿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13-189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榴图 / (加) 亦舒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ISBN 978-7-5060-6882-6

I. ①石… II. ①亦…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3655号

石榴图

(SHILIU TU)

亦 舒 著

责任编辑：辛岐波 庆 宇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92号

邮政编码：100010

印 刷：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6.5

字 数：131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6882-6

定 价：25.00 元

发行电话：(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5210853

勤

勤与母亲对坐良久，打不开僵局，气氛异常沉闷。

文家为经济烦恼，已经很久很久。在勤勤的记忆中，每当过年，父母亲就这么在书房对坐发呆。

到最后，父亲会叹一口气站起来，取过外套出去想办法。回来的时候，问题有时可以解决，有时不能。待他去世之后，他坐过的位置，便留给勤勤。

此刻轮到母女相对无言。

勤勤沉不住气，问母亲：“倘若我们只剩下一千块钱，要来干什么好？”

文太太点着一支薄荷烟，吸一口。

“买过年小菜要紧。”

“那还不如买一盆昙花回来写生。”

“你父亲是大文豪，你是大画家，以致文氏两袖清风。”





众里寻他系列

众里寻他系列

勤勤学着父亲的样子，叹口气，站起来，取了外套：“我出去想想办法。”

文太太忍不住笑出来。

“你上哪儿去，你有啥子办法？”

“我到瞿伯伯那里去。”

“他已经仁至义尽了。”

“箱子里还有一幅《石榴图》可以给他鉴定。”

“统统不是真迹，你别去烦他。”

“同他聊聊天也好，瞿伯母做的芝麻糖一流，游客问她买呢。”

“速去速回。”

勤勤打开樟木箱子，在几十轴国画中找一遍，认出《石榴图》，放进一只长布袋，背着出门。

安步当车走了半小时，才到古玩字画店林立的翰林街。

勤勤还没有走近，如意斋的老板娘便看见她，连忙转头同丈夫说：“文少辛的女儿又来了。”

瞿德霖笑：“有没有带着画？”

“有。”

“这次不知是瓶菊图还是怪石鱼鸟。”

瞿太太也笑。

“也许是枯木喜鹊，要不就是芭蕉石竹。”

瞿德霖说：“真不知文少辛生前哪里买来这许多假画。”

“你呢，”瞿太太问，“你的假画又从何而来？”

“去把芝麻糖拿出来，还有，泡壶好茶，招呼客人。”

文勤勤站在如意斋对街，正在发呆。

彼时暮色苍茫，她意志力有点薄弱，到底开口求人难。是，她年纪轻，碰钉子无所谓，但登门求借，想想面孔就涨红了。

犹疑许久，吁出一口气，低下头，过马路呢还是不过？

只听得有人叫她：“文勤勤吗？怎么过门不入？”

一抬头，看到瞿德霖胖胖身形，站在店门处正朝她招手呢。

勤勤笑，急急走过去。

瞿德霖看店的时候，为着增加气氛吸引游客，习惯穿唐装，一到放假立刻换上西装，恢复自我，非常有趣。

“我正在想，你今年怎么还没来？”一出口，瞿德霖就知道讲错了话了，连忙顾左右而言他，请勤勤入店。

勤勤只装听不懂，但一双耳朵却立时三刻涨得通红，烧得透明，出卖了她。

瞿太太捧出茶点招呼客人。

“勤勤，你毕业没有？”

勤勤点点头：“九月毕的业。”

“可找到工作？”

“在一家杂志社做设计。”

“那很好呀，凡事有个开头。”

但是薪水一个人用都绷绷紧，勤勤不好意思地笑笑。

瞿德霖真是个好趣的好人，自动开口：“来，让我们看看这是幅什





么画。”

每年他都这么说，每年看完了画，他总是写张五千块支票给勤勤，画，暂寄他那边，有人要，再算价钱。过了三两个月，他会把画退回给文家，但支票之事，不了了之。

五千元，三五年之前，还可以派个用场，现在，连瞿德霖都不好意思，当做善事，也嫌寒酸，但他是个小生意人，习惯锱铢必较，是以心情有点矛盾，搓着手呵呵笑起来。

勤勤有点凄酸的感觉，大了，大学都毕业了，却没有能力照顾一个家，要到处举债。一颗芝麻糖卡在喉咙里，也不知是苦是辣，一时作不了声。

这时候“叮”的一声，有人推开玻璃门进店来。

瞿先生连忙去招呼客人。

勤勤把额前碎发拨开，咳嗽一声。

瞿太太说：“来，喝口热茶。”

勤勤怪不好意思：“妨碍你们做生意。”

“小年夜，啥人来买古玩，来，给我看看你那幅画。”

瞿太太跟着丈夫那么多年，也俨然像个行家，她看准勤勤不好意思，于是主动出声，不过几千块钱，打发了她走，何必叫人坐着干等。

勤勤说：“是一幅《石榴图》。”她把背囊解下，取出画轴。

“令尊就是喜欢八大山人。”

瞿太太并不打开画，随手搁在案头，却拉开小小花梨木书桌的抽屉，取出一叠薄薄的钞票，交给勤勤。

勤勤难过得只想取过画卷拔足飞逃，她坐在那里，有几秒钟的时间脑袋完全空白，像是过了很久，她才清清喉咙，说声“谢谢瞿伯母”，形势比人强，人穷志短，她不得不接受这项施舍。

再说，她还想瞿太太如何顾全她的自尊呢？

瞿太太温言说：“先回去吧，妈妈在等你。”

真的，出来也这么些时候了，该回去向母亲报告好消息。

勤勤刚想伸手取钞票，却听见有人说：“《石榴图》？给我看看。”声音低沉有力。

勤勤抬起头来。

谁，怎么多了一个人？

啊，是，是刚才进门来的客人。

他穿着深灰色的大衣，戴着一顶毡帽。奇怪，亚热带的冬天，再冷也不至于这种打扮。帽边遮住他额角双眼，加上古玩店的灯光昏暗，勤勤只觉得他身材修长，神色冷漠，却看不清楚他五官。

瞿太太立刻警惕地站起来：“这位先生对画有兴趣？”

他欠欠身子：“我在找一幅《石榴图》。”

勤勤不相信有这么凑巧的事，睁大双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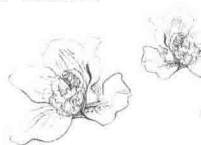
瞿先生把手按在画上：“我们刚刚自这位文小姐处买下一幅。”

“啊，给我看看。”

瞿老板到这个时候才把画解开，缓缓伸展，面色凝重。

勤勤暗想。

怪不得人家说逢商必奸，且看瞿德霖，明知是一幅假画，还这么





众里寻他系列

众里寻他系列

郑重其事地引人上钩。

那人伸手过来拉住画轴另一头，画才摊开三分之一左右，他只看到落款及八大山人一个朱印，便住了手。

他转向勤勤，问：“多少？”

勤勤一时会不过意来，指着自已：“问我？”

瞿太太笑说：“还没有看到石榴呢。”

“不用看了，我买它。”

瞿德霖喜出望外：“这位先生贵姓，也许——”

他打断瞿老板：“我不是同你做交易，画主在这里，我同文小姐说即可。”

瞿氏夫妇脸上变色。

勤勤心中电光石火般打主意：给瞿氏夫妇抽佣金，还是不给？

不给，太不够义气，这几年来年年上门来借钱。欠下这人情，还是让瞿老板得点好处吧。

刚要开口，却听得瞿太太笑道：“文小姐已经把画卖给如意斋了。”

噫，她要独吞，这不行，勤勤站起来，五千块钱加芝麻糖也不能把人当瘟生。

刹那间，勤勤明白什么叫做见利忘义，好不羞愧。

那位陌生人像是看穿勤勤心事，轻轻说：“文小姐，如何？”

他已经把那幅画取过在手，勤勤发觉他有极其洁白修长的手指，但这些都不重要了，她要把握机会。

她问：“多少？”

“二十五万。”

勤勤吸一口气：“好，请你付如意斋一成佣金。”

瞿太太不相信小女孩竟有如此精明的头脑，原来这些年来，她一直走了眼。

瞿先生本来有点生气，但一想，咄，明明是幅西贝货，一成佣金不拣白不拣，立刻答应下来。

那位先生取出支票簿子，用一支式样古旧的自来水笔写了支票递给瞿德霖。

瞿某接过支票一看，怔住，面孔上所有不满之处一扫而空：“原来是檀老板，幸会幸会，大水竟冲到龙王庙了，失敬失敬。”

勤勤听得莫名其妙，也不顾三七二十一，同那人说：“我那一份呢？”

瞿德霖口中的檀老板仍然没有提高声音：“我以为你要收现款。”

勤勤老实不客气答：“正是。”

“请随我来。”

他轻轻把画夹在腋下，推开如意斋的玻璃门，出去了。

勤勤连忙跟在他后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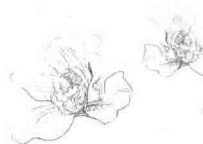
剩下瞿德霖喃喃地说：“邪门，真邪门。”

瞿太太问：“《石榴图》会不会是真的？”

“没有可能。文少辛生前为人慷慨，四方君子前往借贷，莫不以卖画为借口，哪里有这么多的八大山人在街上游荡。”

“二十五万买一幅假画？”

“你知道那人是谁？”





众里寻他系列

众里寻他系列

瞿太太摇摇头。

“檀中恕。”瞿德霖弹一弹手中的支票。

“檀氏画廊，”瞿太太大吃一惊，“他？”

“正是，他怎会不识货，所以说邪门。”

街外霓虹灯已经全部亮起。

文勤勤紧紧跟住那笔余数。

运气太好，一切都不像是真的了。

冷气一吹，勤勤后悔刚才太勇，今天拿不到钱回家，这个年就甬过，二十多万是个巨款，不是做梦吧？

越想越心惊，不由得住了脚：“喂你，叫我到哪里去？”

那人站停，回过头来。

“你尊姓大名？”勤勤问。

“我姓檀，前面即是我的写字楼，我们尚未打烊。”

他没有说谎。

到达目的地，勤勤吓一跳。

一般书画店至多一个至两个铺位，檀氏画廊大如银行，占地怕有千余平方米，大堂根本似一个展览厅。

她马上被那里的气氛、设计及装修吸引。

“多么美丽的地方。”她赞叹。

它的主人听见了，转过头来，碰一碰帽边。

勤勤这时比较有心情，打量起这位檀先生的背影来。噫，能把一件普通的开司米呢大衣穿得如此舒服熨帖的人，除了她父亲，也似乎

只有他了。

勤勤接着又说：“这样好的地方，我怎么不知道。”

她自命是个学艺术的人，对本市各处画廊了如指掌。

“这不是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地方。”

他摘下帽子，走进一条走廊。

他背着勤勤，勤勤充满好奇。

他长得怎么样，俊，丑？

秘书见他走近，马上招呼。

他推开办公室门，转过头来。

“请。”

勤勤与他终于打了照面。

勤勤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男人，连忙低下头，以免失态。

“请坐。”

他的姿势十分洒脱，一边脱下大衣，搁沙发上。

勤勤坐下。

办公室极其宽敞，什么杂物都没有，只有一桌一椅一张给客人坐的沙发，以及一架日式屏风。

他把《石榴图》抖开挂起。

然后拉开抽屉，取现款给勤勤。他说：“这里十分之一订金你请点一点。”

“不必了。”

他微笑：“文小姐的脾气同令尊十分相似。”





“你认识先父？”

“令尊文少辛先生高风亮节，文艺圈子无人不知。”

勤勤轻轻说：“通常这种人都两袖清风，身后萧条。”

檀中恕沉默，勤勤也不出声。

钞票厚沉沉一叠，给她安全感。

她签了收条，要赶着回去。

“告辞了，檀先生，家母等我。”

“文小姐，还有一半款子，待画脱手余数再送到府上。”

勤勤到底年轻，沉不住气：“那不是八大山人的真迹。”

檀中恕不动声色。“你怎么知道？”

勤勤说：“我们家里还有几十卷，光是《双鹰图》就十来张，惟妙惟肖。”

檀中恕微笑：“只有这幅是真的。”

勤勤不相信。

但檀氏做的是这行生意，他究竟是对，抑或是错？

他指着画上朱文闲章轻轻说：“明还日轮，无日不明，明因属日，是故还日。”

勤勤听父亲说过这个典故，脱口便接上去：“查‘八还’典出楞严经，用此隐藏恢复明室之意，为此印文真正含意所在，六十岁前作品未见用此……檀先生，希望你眼光准确，再见。”

她轻轻一鞠躬。

勤勤拉开办公室门。

秘书直送她到门口，坚持用车送她。

直到回到家，坐好了，自手袋中取出钞票，交予王妈去办年货，勤勤才肯定知道，刚才不是做梦。

她长长吁出一口气，同母亲说：“我可没有骗他。”

“瞿德霖不似这样大手笔的人。”

“不是他，不过今天我已把多年债项还清，过了年再送两色礼去拜谢就可以伸直腰了。妈妈，一会儿我们去逛年宵，买它几十盆水仙回来香一番。”

文太太听过故事，也觉得太过突兀，统共不像真的。

“也许确是真迹，”勤勤笑嘻嘻，“也许他存心帮我。”

“非亲非故，人家为什么要帮你？”

“我长得漂亮。”

勤勤把面孔趋近母亲。

“你打算靠色相生活？”

“我才华盖世。”

“有待发掘，连我都没看出来。”

勤勤哈哈大笑。

文太太忍不住说她：“家都快散了，还一点心事都没有，撒泼撒痴。”

勤勤吟起来：“嘿，最难得呢，夫子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文太太说：“你同你父亲一个印子印出来。”

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勤勤并不见得如此乐观。





虽然明知道做人是逐日过的，但总希望有个长远计划，问题是她没有资格策划将来。

依勤勤心愿，最好能够到纽约与巴黎浸上三五年，什么都不做，光是吸收，吸够了回来，随心所欲画几张画，然后，嘭！遇到欣赏她才华的画廊，捧她成名。

勤勤有时耻笑这种白日梦，但很多时享受梦境乐趣。

但事实上，她每天需往返出版社做一份极其庸碌的文职。

但，庸碌通常与悠闲挂钩。

没有大起大落，没有明争暗斗，世界不知多美好。

谁会专门特地无聊地针对幽暗角落的一名小角色？他可以蹭在凉处躲一辈子，自生自灭，闲时还可放放冷箭。

勤勤也时常叹气，光阴如箭，日月如梭，在那种小公司一蹭三五七年，再也别想有什么出息。

几次闷得想举手大叫，只是不让母亲知道而已。

这次，总算又过了一关。

勤勤很容易快乐，她天生乐观。

稍后，有电话找她逛花市，勤勤说：“还没吃饭呢，再说吧。”

这是她的同事杨光。

小杨是个极其可爱的人物，但勤勤深信一个家庭最多只能负担一个艺术家，所以刻意与他维持安全距离。

但仍然是好朋友，有说有笑，谈起来也投机。

小杨是个聪明人，也并不催逼勤勤，两人自相识以来，便维持十

分文明的关系。

小杨马上说：“我隔一会儿同你联络。”

勤勤挂上电话，便钻进厨房凑热闹，一边嚷肚子饿，一边掀锅盖视察有吃的没有。

文太太正与老女佣王妈在看蔬菜肉类怎么个配法，转过头来，瞪勤勤一眼，叫她帮忙。

王妈去迟了，好菜早已卖光，冬笋干且小，火腿中央段早已沽清，正在咕哝不已。

勤勤惻然，再大的天才也敌不过生活的折磨，父亲这么早去世，怕与这个有关。

近年来王妈根本没有薪水可支，却并不见异思迁，勤勤出生之后她跟着主人家到今日，并无亲人，在文家地位十分超脱。

王妈十分具投资才华，小本经营，买股票做黄金，炒外币房产，从未失手，节小成多，多年来积存不少，眼看文家家道中落，感慨特别多。

勤勤好几次警告她：“你再啰唆，就问你借。”

王妈偶尔回她一两句：“勤勤一点也不可爱了，小时候好，小时候帮我剥毛豆子，一边说‘我才不要做大人物，叫妈妈担心事’，多有意思。”

勤勤就是不信她说过那样没出息的话，就算说过，也非反悔不可。

不不不不不，她想赚许许多多的钱，同时，出很大很大的名。

只是渐渐地，她觉得这个愿望不大可能实现，因此更加想得厉害。

扰攘半晌，总算吃过年夜饭。

